

# 环境保护 人人有责



望水 周刊

第5版

2024年4月1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沈倩  
责任校对:胡月  
组版:洪薇

随笔

投稿邮箱: 704193702@qq.com



## 有朋自塞上来水乡

□张学诗

那是好几年前了,水乡兴化四月天,一个个历史的、人文的、生态的景点,全都鲜活了起来,迎来一个个塞内塞外、海内海外的游人。

4月9日,我还在小镇大营,晚上9点多,谷怀兄打来电话,说明天上午陪远道而来的一位作家朋友去新垛的施家桥,拜谒施耐庵陵园,让我早上10点前,去新垛镇政府与他们会合。

我问是哪位朋友?他说,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作协的副主席,一位很有影响的青年小说家。继而,他又打趣地说,他是你“本家”,一位正儿八经的“塞上兄弟”呢!

话既如此,平常不怎么好动的我,也只有赶过去,与他们一聚了。

第二天上午9点,我骑着一辆轻便的上海“永久”牌自行车,沿着332省道西行;一路绿树红花、翩翩蝶舞、嗡嗡蜂飞,好一派明媚的春色……

走进新垛镇政府,在负责接待的小夏书记的办公室,一边和这位才三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攀谈,一边等着他们的到来。

不一会儿,一辆小车开来。车上下来了五个人,四个我都熟识。谷怀,我交往了30多年的兄长;李冰,一位颇有些成就的本土小说家;还有,我们兴化的两位才女……另外一位,应该就是那位来自塞外的朋友了——略显清瘦,脸上带着些斯斯文文的笑意,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个文人气息很重的年轻人……

我们很快就“相认”了。感觉,他很随性,也很实诚,像他的出生地银川平原,丰厚而淳朴。

原,丰厚而淳朴。

在小夏书记等人的引领下,我们乘车,来到了几里之外的施耐庵陵园。

变化真大!我还是十几年前的初夏,和兴化的两位姓刘的作家朋友,陪同省城的海笑、冯亦同、孙友田等前辈作家,一起来拜谒施公的陵园的。

在回廊,在展厅,这位来自塞上的作家朋友,观赏是那么潜心;在施耐庵高高的陵墓前拜谒,他又是那么虔诚;看着一棵棵绿树参天、一湾湾碧水回流、一只只白鹭欢鸣,他犹如孩子一般的亢奋,或是频频地举起手机,摄下眼前的这些美好;或是请人,用手机,把他和这周遭的美好融成了一色……

或许,在他的心里,那一部水浒,正是他所仰慕的几百年前、几千里外的那位伟大的作家,用全部的心血铸就的一座文学的丰碑!

我看到,沿着高高的施耐庵陵墓的四围,他一边慢慢地走,一边用手在围墙上轻轻地摸,眼里流露出的,是一种谦卑、一种敬畏……

中午,一行人,在一个小小的餐馆,用了简单的午餐:炖蛋、烧茄子、凉拌马兰头、烧泥鳅、炒鳝丝、清蒸咸鳊鱼……差不多,都是些乡肴野蔬。

看到这些水乡的菜肴,也就撩起了这位来自塞上的作家朋友,对于“塞上江南”,家乡菜的那种情愫了。

他跟我们说,他的家乡,银川平原,也是湿地,也种水稻;水稻田里,也多泥鳅,小时候去捉过,滑溜溜的,总是抓不住;还有蚂蝗,叮在小腿上,老是血淋淋的。

他还向坐在他身边的我说起了,引起他文学的最初的兴趣,或曰最早的启蒙的,就是在阳光或是星光下的场地上,一圈一圈地转着圈子……

他说,这就是我在施公的陵园,沿着那高高的围墙,一寸寸地摸、一步步地走的原因了——这也是对于我,最初的文学兴趣或曰文学启蒙的一种最好的怀念……

席间,谷怀兄,还有李冰,都谈到了这位塞上作家不凡的创作成就。

宁夏文坛的“三棵树之一”,一百多个短篇、三十多个中篇、三部长篇,三百万字的作品;一次次地入围鲁迅文学奖,多部作品被重要选刊和选本转载,多次入选国内权威性小说排行榜,或是译介到海外发表……

这些骄人的成绩,不由得,让在座的朋友们敬佩。

用过午餐,从兴化过来的一行人,包括这位来自塞上的作家朋友,坐车要走了。临行前,他向我们发出热情的邀请,去他的家乡一游,感受“塞上江南”那美丽的风光……

也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会去的。

因为,迎接我们的,不仅有古老的西夏文明,迷人的银川湿地,还有,比我小了整整18岁的那位塞上的作家朋友,他那清瘦的脸上,洋溢着随性、实诚、斯斯文文的笑意……

——他叫张学东,写到这里,我差点儿忘了介绍那位塞上作家朋友的姓名了……



## 隔壁的照宏

□晓 槽

我和孙照宏是距离最近的朋友,近水楼台,我收藏了他早期一些书画作品,同时也收藏了他那些不为人知的书画故事。

我住到小镇34年,家里每搞一次装修,都要换中堂画。中堂画换得勤,主要原因就是我隔壁住着画家孙照宏。记得第一次他为我画了一张喜气洋洋的牡丹图,两边对子是范夫先生写的:“翰香不减兰气香,国色才添岁颜色。”联语雅切,一语双关。现在想来,这对子不单是专门为我写的,也是用心为照宏的牡丹写的。

第二次照宏为我画的还是牡丹图,对子还是范夫先生写的:“院秀常蕴三秋色,室雅不锁五更书。”明显看得出,照宏现在的牡丹,已有了几分老辣。可惜装裱时尺寸上出了差错,这幅中堂画便送给我的岳父大人,一直挂在他的家

里。而我的中堂自然还是由照宏来画,当然还是牡丹图,对子是泰州书法家李晴霞写的:“得地自收风月景,替天多植栋梁材。”有朋友说,这对子与牡丹图不搭。我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祖国花朵都是未来的栋梁呢!这张牡丹图一挂就是十几年,前年家里再次装修,把中堂取下来,却再也挂不上墙了。

中堂废掉了,对我来说本来不是问题,请照宏再画一张,小菜一碟。可是这时的照宏病了,他远在张家港,身体困在轮椅上。尽管如此,我还是找到照宏在北京期间送我的一幅山水画,并把山水画和对子快递给兴化城文竹斋装裱。照宏以写意花鸟画见长,山水画画得如何,我说了不算数,但看到范夫先生配的对子“得余蟠胸有丘壑,信他随处是林泉”,大家自然能掂量出照宏山水画的艺术分量。

照宏嘿嘿一笑,马上从怀里摸出一幅叠得四角方方的牡丹图。

我的春联通常都是照宏写的。以往春节照宏在家过年,春联就是他一手包了。即便他在北京,春节前他也会把春联快递给我。说实话,过年最让我嘚瑟的就是他写的春联,朋友过来拜年,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春联前左瞧右看,喜滋滋地细细品味。偶尔有人问我,春联是我写的吧。我笑笑,摇摇头,手却指向隔壁的照宏。我的春联,每年都是从年头贴到年尾,风吹不掉,雨打不掉。直至除夕,才换上新的春联。

“教书育人益己,品茗赏月为文”。

“诗寻溪畔入佳境,春遣笔端送小温”。

一副副春联,温厚笃实,率性洒脱,从书法到内容都是独一无二的。我曾在私下妄想,古镇双溪有“吉祥三宝”,假如大宝是烧饼,那么二宝就是春联了。吃烧饼,是口福之人;赏春联,是眼福之人。若有人不以为然,那我建议他去品尝一下我写的《张师傅烧饼》,再去看看我写的《春联》吧。

不信才怪呢!

照宏的春联不仅我喜欢,我小学同事凡老师也喜欢。凡老师是美术学校毕业的,毛笔字特别漂亮,但他每年放寒假,几乎都要请照宏写几副春联带回家去。我好奇,凡老师的字那么好,何以还要照宏写春联?凡老师直言,送人呗!我知道,照宏的画经常被领导头头拿去送礼,没想到他的春联也可以送人。

彼此惺惺相惜,我不由得向他们投去敬佩的目光。



春花烂漫

周社根 摄



## 两座烟台山

□郭 勇

烟台山,一个风景独特、意境深远的名字,却在中国的地图上呈现出两处截然不同的风貌——一处坐落在福建省的福州,一处则在山东省的烟台。它们虽同名,却各自承载着不同的历史故事和自然风光,就如同两颗璀璨的珍珠,镶嵌在祖国的东南和东北,各自散发出迷人的光彩,好在我都有幸去领略过。

福州的烟台山,仿佛是一位内敛而深邃的文人,坐落在福州市区的西北面,主峰海拔仅有925米,但却有“闽中第一山”的美誉。春去春又回,烟台山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历史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和文人墨客。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烟台山的美,不仅在于它那连绵起伏的山峦,更在于它所蕴含的厚重历史和文化韵味。顺着蜿蜒曲折的山路而上,每一步都能感受到一种历史的沉淀。在这里,你仿佛能听到那些古代文人雅士吟诗作对的低语,那是岁月流转中的一种恒久回响,引人入胜。

而烟台的烟台山,它更像是一位海洋上的守望者。它位于山东省烟台市区的北部海岸线上,与黄海相望,矗立在山东半岛的东北端,用它那宽广的胸怀拥抱着蓝天和大海。烟台山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海上交通要塞。这里不仅风景宜人,更是历史的见证者。独具一格的灯塔,是烟台山上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它静静地守候在海边,见证着历史的风云变幻,引导着迷航者找到归途。站在烟台山上,放眼望去,那无边的海洋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又一个关于勇敢和探险的故事,令人心潮澎湃。

福州的烟台山,它的美,在于那份静谧中带着几分神秘与淡雅。春日赏花,夏夜观星,秋风赏月,冬日观雪,四季更替,烟台山总有着各自不同的风景。而那山上古刹的钟声和风中飘来的茶香,更增添了几分禅意与清闲。走在这样的山路上,你会不经意间放慢了脚步,去细细品味这份从容和宁静。

相比之下,烟台的烟台山,则多了几分开阔与奔放。海风送爽,海浪拍岸,站在山顶远眺,那辽阔的海天一色,总能让人心胸变得开阔。这里是观海的绝佳之地,无数摄影爱好者和旅行者慕名而来,只为捕捉那海天一色的壮丽景象。在这里,你会深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以及它的浩瀚无垠。

虽然福州的烟台山与烟台的烟台山在地理位置、自然景观以及文化内涵上都各有特色,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的魅力——那就是能让每一个到访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和追寻。或许,这就是烟台山最吸引人之处。无论是寻觅古刹静谧的心灵之旅,还是追求海天一色的壮阔之旅,烟台山都以其独有的方式,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个探访者的到来。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福州的烟台山与烟台的烟台山,这两座同名的山,就像是两道时光的坐标,记录着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诉说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同时也成为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它们都将以其特有的方式,继续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